# 坚持自己

## ——小议曙光老师书法

陈 鹏

已经记不清到底是啥时候认识曙光老师了,好像是十几年前?反正起码十年。曙光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踏实,无论是身形还是言谈,都感觉这个老兄做事情肯定很踏实,当时还没看到他的字,心里想这人肯定写字也是踏踏实实的。

后来,有一次参观曙光和孙辉老师的双个展,算是第一次对曙光老师的作品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,果然不出我所料啊,真草篆隶,笔笔认真,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多“灵机一动”的出人意料,但是看着就觉得路子正、用笔静、气息稳!

不久前,曙光兄和辉哥又个展了,“光辉玄览”,曙光老师又发来了部分近作,让我说几句,好,那我就说两句!

第一句,正大气象。

现在的隶书创作,无论是多大多小的展览里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“大头娃娃”,好像一夜之间隶书的传统只剩下“好大王”或者“假好大王”了,那憨憨的姿态和一丢丢大的小短腿虽然也很可爱,但是看多了自然觉得疲惫。再加上那毕竟是远离中原核心文化圈的“老少边穷地区”出来的,作为一个品种,自然无可厚非,但是那绝对不应该成为大家追捧的“主流”。对待这个时风,曙光老师的做法非常值得学习,就是坚持“汉碑”,坚持写“正大气象”,给你点赞。

第二句,兼修五体、一体独善。

对于学习书法,是“五体并进”还是“兼修五体、一体独善”,这个讨论一直存在也一直没有答案。虽然我自己是走了“五体并进”的路,但是我在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时,给很多朋友的建议反而是“兼修五体、一体独善”,曙光老师走的也是这条路。人的精力毕竟有限,尤其是我们现在都是人到中年,各种杂事牵扯颇多,能挤出时间来修习自己的爱好已经不容易了,没必要五体都弄到啥地步,否则能把自己累半死也没啥好结果(我就是个反面例子)。曙光老师的五体学习很明显都是在为他的隶书创作服务的,这说明他学习的目标非常笃定,我就缺乏曙光老师这样笃定的追求和探索,再点个赞。

两句说完了,该结尾了,希望曙光老师继续笃定地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,不断奋勇前行,踏实的人嘛,做事情咱放心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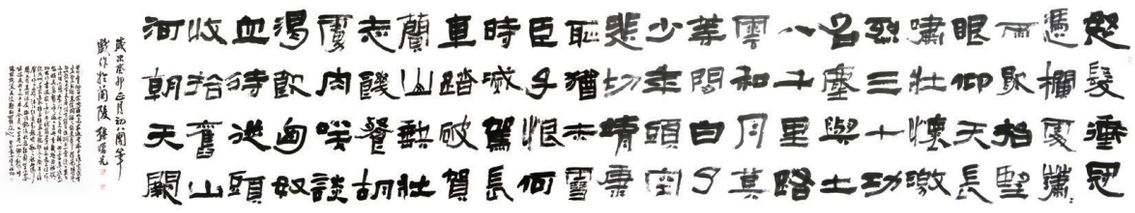
孙曙光:1972年12月生于江苏阜宁,现居常州。幼受家学,6岁习画。

17岁赴南京求学。在省出版学校期间,得著名画家周海歌先生指导,学习绘画,后随著名书法家陆衡先生习书。初学唐楷、魏碑,后习行书,隶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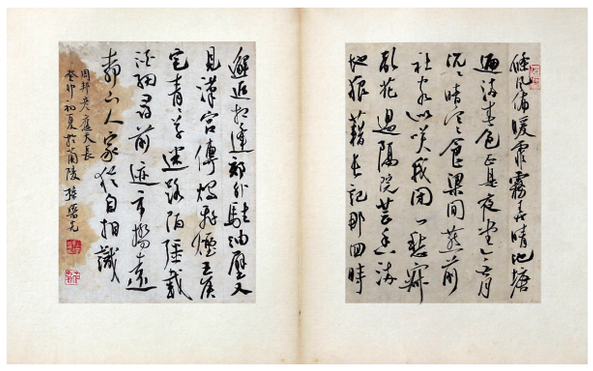
追求豪迈中见灵动的风格。

1993年7月来常州,从事绘画工作。后深造于东北师范大学汉语言专业,南京艺术学院书法本科。1999年起先后担任常州轻工业学院、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客座讲师,2009年9月起担任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特聘讲师。2019年随崔胜辉老师学习书法,潜心研究篆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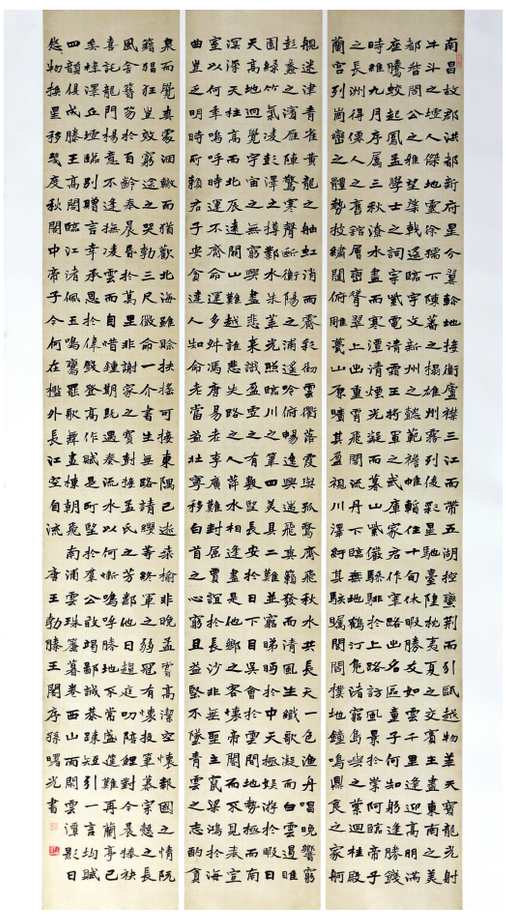
作品曾获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学成果展三等奖,中央电视台第四届中国书法篆刻电视大赛成年组优秀奖,林散之奖;南京书法传媒三年展佳作奖等多种奖项;曾入展纪念祝嘉先生诞辰100周年全国书法邀请展,纪念苏东坡逝世900周年名家邀请展,江苏省第四届书法新人新作展,江苏省第四届美术作品展,江苏省第六届水彩画展,米芾杯首届教师书法大展,浙江省首届隶书大展等多种展览。现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,民进常州开明书画院常务副院长,民进常州文化支部副主委。省美术家协会会员,省书法家协会会员。常州书法院特聘书法家,常州画院特聘画师。常州培艺堂美术馆馆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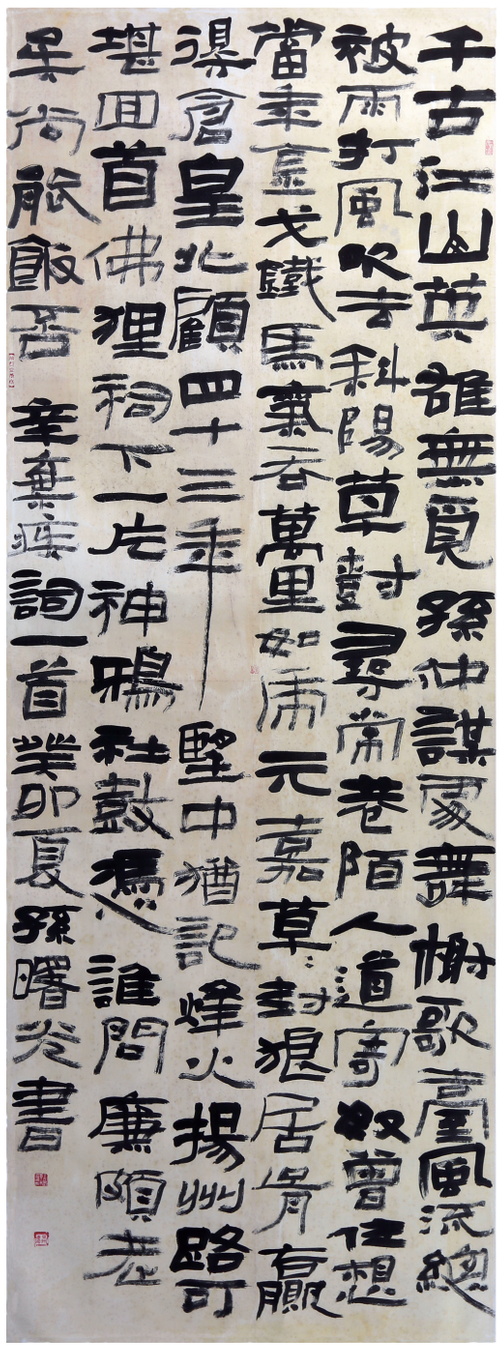
岳飞《满江红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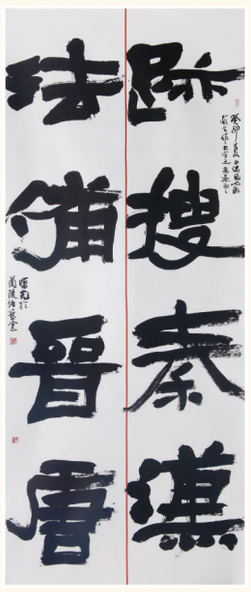
周邦彦《应天长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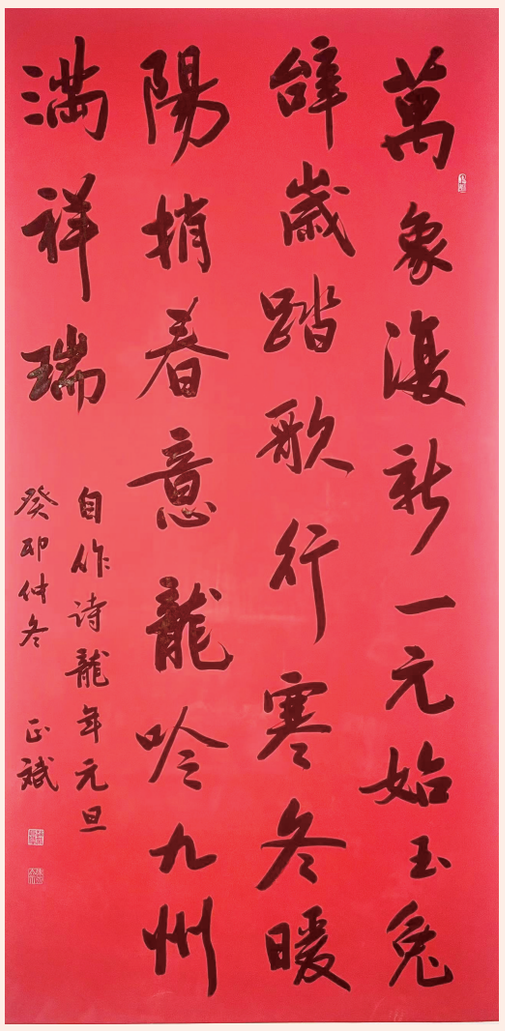
▶辛弃疾《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》



◀王勃《滕王阁序》



迹搜秦汉法备晋唐联句



自作诗喜迎新年 (书法) 赵正斌

## 我的博物馆生活

作者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前

# 在瓷都景德镇,享受过眼繁华

马联平 文/图

景德镇,一城瓷器半城窑,从五代开始制瓷,在宋元时以青花瓷闻名天下,明清瓷器更是精美绝伦。带着对瓷都的景仰,去年暑假,我们随侄女一家自驾前往。一路上,车内循环播放着周杰伦的《青花瓷》,悠扬婉转的曲调和优美华丽的歌词交相辉映,而那句“天青色等烟雨,而我在等你”,恰如我们的心情。

历经9个小时,傍晚时分,我们来到了景德镇。由于所住的酒店就在御窑博物馆附近,而博物馆开放到晚上10点,我们前去打卡。

御窑街区狭窄的小巷曲折密布,那高高的烟囱,巷口垒起的柴火堆,矮墙上随意摆放的瓷瓶,鳞次栉比的瓷器店,都让我们欣喜异常。辗转于小巷深处,华灯初上,眺望着龙珠阁上富丽堂皇的霓虹灯,一转身,御窑博物馆独特的建筑映入眼帘。

博物馆不愧有建筑界“奥斯卡”的称号,它的外形酷似传统龙窑,由绛红色的砖砌成大大小小的窑形拱体建筑群,内部设计也别具一格。徜徉在色泽古朴、宽敞舒适的展厅,看着有些还保留着碎片修复痕迹的展品,内心涌动的是对古代匠人和现代文物修复师的钦佩。御窑厂是我国唯一的古御窑遗址,更是元、明、清三代专造宫廷用瓷的皇家瓷厂,近40年来,出土了数以吨计的明清御窑瓷器残片,经过不断整理、拼对和修复,一大批御窑瓷器得以“活化”。这些修复一新的藏品大都是比较罕见的孤品和绝品,它们温润似玉的釉色、独特精致的造型、典雅明艳的装饰,让人赏心悦目。

为更好地欣赏瓷器,我们也做足了功课。通过《百家讲坛》收看了23集“马未都说陶瓷收藏”。专业系统、生动细致的讲解,让人受益匪浅。这些鉴赏知识,助力我们在中国陶瓷博物馆沉浸式地欣赏到瓷器之美,更感受到中国瓷文化的博大精深,真正做到不虚此行。

开馆近70年的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,是陶瓷专题艺术博物馆,馆内收藏陈列的瓷器达40万件,真可谓集中国古瓷之精华。我们先参观了“千秋德化”福建德化窑瓷器展。“世界白瓷看中国,中国白瓷看德化”,德化窑陶瓷历史悠久,釉色莹润,纹饰瑰丽,尤以白瓷雕塑著称于世,像白釉的“五音和鸣”雕塑、童子观音雕塑以及妈祖瓷雕等等,气韵生动,惟妙惟肖。

在博物馆三楼,“丝路瓷典”明清外销瓷展也精彩纷呈。景德镇作为明清时外销瓷的主要产地,赢得了经济繁荣和文化荣誉。偌大的场馆陈列了600多件外销瓷,色彩绚丽,精美绝伦,让人惊叹不已。有些外销瓷镀金戴银,变成了极具欧美风情的酒罐、台灯或钟表,有些纹章瓷上绘制着欧美显赫家族的标识,外销瓷像一扇窗户,让我们在输出中华文化的同时,又见识了世界的精彩。

接着,我们又马不停蹄参观了“瓷业高峰是此都”展,这个展览详尽展现了景德镇两千年治陶史、一千年官窑史、六百年御窑史的壮丽画卷。

景德镇以青白瓷工艺异军突起,元代二元配方法是一座里程碑,明代官窑民窑并进,永乐时苏麻离青的加入,使明青花翻开了新篇章。从万历开始出现了五彩瓷,让人感受到瓷器色彩的绚烂。清代康熙朝的庄重大气,雍正朝的典雅高贵,乾隆朝的多彩绚丽,都如梦境般,美到不可方物。天青釉、豆青釉、甜白釉、矾红釉、祭红釉、茶叶末釉、冬青釉、窑变花釉……这些原来出现在专家口中或是报刊杂志上的名词,如今却是实物,真正呈现在眼前。这些瓷器从泥土中来,在烈火中淬炼,犹如凤凰涅槃般脱胎换骨。仿佛打开了一颗颗时间胶囊,隔着千年或百年的迢迢光阴,那些古代匠人的深情不断地传递过来,我似乎读懂了他们的坚韧、孤独和悲悯。时间如流水,它会无情地荡涤,将一些永恒的美留下。展厅内静悄悄的,但看着这些美瓷,我仿佛听到了无声的喧嚣,如节日一般热闹。不禁想起作家林清玄的一句话:对于世间许多精美的事物,只要过了我们的眼,穿过我们的心,我们就算拥有了过眼的繁华。

# 年 味

胡雪峰

岁岁有春节,年年味不同。

小辰光,确实是掰着手指头盼望过年。过年时,有好的吃,也能吃好些,还有几毛压岁钱可花。大年初一,天刚蒙蒙亮,我就嚷嚷着起床,满村子跑去拜年,遇上小伙伴们便自动会合,有时呼啦啦一群人,都快要挤爆主人家的堂前屋。那时,条件好的人家能给块红纸包着的小方糕,一小把硬糖,若要有幸得到几粒上海的“大白兔”奶糖,一定要留藏起来,最后才吃,奶糖吃完后,糖纸还要夹在书本里回味。拜完年,抚摸着衣裤里面鼓胀的口袋,觉得自己就是最幸福的人。

少年时,逢年关,父母便称几斤黄豆、数斤米细(乡下用竹筛子筛下的细米或碎米),让我拿到作坊中去加工。豆腐坊中,作坊主是一手牵磨,一手添豆,在“吱吱嘎嘎”的石磨声中,白花花的豆浆便沿着磨盘边汩汩流淌下来,我也会自告奋勇上前搭把手,时不时帮助师傅去推下石磨、添把豆子。黄豆磨成原液,再经过浆、熬、点、压等步骤,我方能提着一篮豆腐回家,其间最好的赏赐是喝到一碗热腾腾的豆浆。在糖坊中,制糖师傅们单衣薄裤,在热气氤氲中穿梭甩拍。这里师傅的活是帮不上忙的,我只能紧挨着自家竹篮,坐着呆等。如中午时分还未轮到取糖的话,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,便央求师傅割一小块麦芽糖给我,既填饱肚子,又解了馋瘾。因此记忆中的年味是豆浆味和麦芽糖味。

后离家求学,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,春节在家尽量多待几日也成了我的心愿。在外工作的、上学的年轻人似候鸟,都如期回来了,青春年少,大家有聊不完的话题,讲不完的故事。上世纪80年代初期,春节联欢晚会刚刚走入寻常百姓家,大叔家率先盖起了二层楼房,购买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。大家最开心的事便是年夜饭后围坐一起,看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直播。“冬天里的一把火”不仅点燃了“我的中国心”,也让我知道了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”。年夜饭中便增添了“春晚味”。

走在超市中,望着那些青涩的假期打工者,我忍不住回首当年。大学的寒暑假,我基本也是这样过的。尤其是大二的寒假,我在常州延陵路的一家副食品公司打工,因年关生意特别好,回家的时间便被一天天拖延。当年村上还未有家庭装上电话,我无法告知准确的归期。当我怀揣打工挣的100元,于小年夜晚上赶到家中时,母亲哽咽了:“回来就好,回来就好。”后来婶婶悄悄告诉我,母亲天天到村口的小桥边等我盼我。那时的年味多了几分“打工味”。

大学毕业工作4年后,因实行“分税制”改革,税务系统扩招公务员。我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报考,报名后才知道考试的艰辛——40多天要完成7本备考书的学习。对于我这个理工男来说,财务、税收知识,一切要从零学起。于是那年春节回家,我起早摸黑地复习。春节清晨,我起床在一楼的八仙桌上学习。半小时后,父亲蹑手蹑脚地从楼上走了下来,打开屋内的所有灯盏,悄无声息地准备着红包、枣茶、糖果、花生等过年物品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我得偿所愿。因此,时至今日,年味中始终弥漫着“赶考味”……

眼下,龙年春节又在眼前。我照例精心挑选好数副春联的文案,发到家庭微信群中进行投票,结果一出,儿子便立即泼墨挥毫,并且负责将其裁剪粘贴好。电话中与父母商议好要购置的年货,敲定好兄弟姐妹们相聚的大体时间。妻子负责扫尘,清洗衣被,蒸煮馒头馄饨。我给地板打好蜡,对家中的水电气等设施设备进行例行的维护。热腾的蒸汽,忙碌的身影,开心的笑语,弥漫在家的每一处空间。

只有经过年味的熏烤,年才会渐渐有轮廓。正如季羡林老先生所言:“年,像淡烟,又像远山的晴岚。我们握不着,也看不到,但当它走来的时候,只在我们的心头轻轻一拂,我们就知道,年来了。”